

H 流年剪影

红薯泥

■ 马思源

海南的红薯叶是一味蔬菜，碧绿的叶，水嫩嫩的梗儿，一拃多高，整整齐齐码在菜架上。想起在中原老家时，红薯叶不上台面，超市里见不到身影，甚至闹哄哄的菜市场也很少见。偶尔遇到，也是谁家缺了零花钱，大爷大妈摆个小小箩筐，街角处一蹲，等那些下班归来捎把菜的顾客，碰到有人喜好这一味，今天的买卖算有了饶头。家乡的红薯叶与海南有别。它们长在大田地里，叶是副产品，红薯才是主产品。红薯叶好吃，烹煮蒸炸均可，随意，味美又营养。我的乡村记忆里，母亲喜欢田里摘了叶子，清水洗净，拌上面，放篦子上蒸。熟后凉凉，蒜泥调匀，点上几滴小磨香油，又香又甜，既为主食，又做了蔬菜。

红薯的吃法倒是一本正经。少时，麦子大半交了公粮，口粮要靠秋粮来补。红薯、大豆、玉米，成了铁实替补队员。红薯产量高，种植广泛，抵上半个主粮。秋收一过，冬天即临，新鲜红薯被吊进很深的红薯窖里。

H 抬眼低眉

不老的瓦屋

■ 杜学峰

办公楼侧有几栋坐落有序的古瓦屋，与周边光鲜华丽的大楼相衬，显得古朴沧桑、岁月悠长。立冬前两天，不经意把视线转移窗外时，看到瓦屋屋顶有师傅在检修瓦片，瓦工师傅大概是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他轻手轻脚，小心翼翼，时而蹲，时而站。连续几天，我都抽空远观瓦面的检修，不是好奇，而是缘于感性的召唤，它让我重拾起那些快被遗忘的记忆。

少年时期，家在小镇，小街都是用瓦盖的居民住宅楼，当时没有标准规划，房屋高低参差不齐，而我家住的是三层加小阁楼的那种。

春天，屋顶飞来了小鸟，鸟儿又从遥远的地方衔来不知名的花草籽，落在这里生根发芽。于是，在春雨滋润下屋顶悄然出现几株嫩绿的小花草。早晨，鸟儿站在瓦上，叽叽喳喳，呼朋唤友似的把小燕子也叫来凑热闹，还选好地址在瓦屋檐下筑巢安营。

夏天，一场雷雨过后，瓦面一尘不染，格外干净，瓦片显出丝丝脉纹。只是暴雨后，经常听到奶奶说谁家的屋顶瓦被吹坏了，谁家屋顶漏雨了。有一次，我也经历过雨的困扰，小阁楼滴滴嗒嗒地漏水，父母在地上摆了几个大盆接水，年幼的我根本不解父母紧锁的眉头，还以此为乐。直到风停雨止，父亲才架上竹梯爬上屋顶检修。好奇的我趁父母不注意，偷偷爬上去，从天窗露出小脑袋，放眼四望，山外有山，楼外有楼，青翠的山连绵起伏，清澈的河水缓缓东流，河中还有轻舟荡漾……小镇风貌尽收眼底，一览无余，统一的瓦屋，统一的瓦灰色，统一的排列。我正看得入神，却吓坏了赶着跑过来的奶奶。她赶紧抱下我，拍掉我身上的灰尘，一边拍一边说：“乖孙呀，吓死我了，这瓦片很脆的，想登高望远等你长大了住高楼去。”如今，我是住在高层楼房，只是奶奶早已驾鹤西去。

春花秋月，夏韵冬雪，岁月是一场婉约的盛宴，光阴在变，生活质量也在变，城镇、乡村许多瓦房在改造，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洋房，屋顶不再是统一的瓦灰色，偶尔我也会想来年春天，当鸟儿南回的时候，是否还能找到属于它的窝？

我常想陪伴我成长的瓦房，刮风时如此，下雨时如此。雨夜，当听到雨打树叶的声音，便会怀念雨打瓦屋顶的响声，急促的，缓慢的；听一场沙沙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无声地滋润着农田；听噼里啪啦的夏雨，给炎炎盛夏带来一丝的清凉；听倾盆大雨时雨点打在铁皮上的声音，至今想起还起疙瘩；想北风呼啸的冬夜，聚在瓦屋，烤着火炉，吃着刚出锅的红薯，听叔叔伯伯讲外面世界的精彩、羊城八景的美丽、东方之珠的繁华，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不已，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向往。罢了，罢了，不想罢了，往事如烟雾缭绕，越想越缠绵……

瓦屋不老的情怀里收藏着美丽的光阴，记载着沧桑和甘甜，书写着时代的背景；瓦屋，道不完的爱意，诉不尽的相思。

过去寒冬。整个冬天，每天早上母亲用大锅烀红薯，熬煮时间长了，红薯的糖分顺着铁锅的边沿儿溜出来，冒着甜滋滋的香。红薯产量高，又不能就地过冬，大部分红薯被削成片，晒成红薯干，晒得干嘣嘣一掰就碎，和麦子一起围进粮囤充当主食。闲冬不需干活，晚饭往往简单，锅里或掰碎几片红薯干，或剥上两只红薯，再馏上几个馒头，一碟儿自酿浆豆，风箱拉上几下晚饭即成。

红薯汤、红薯馍、红薯面条，红薯以各种日常形式被人们接受，红薯成泥，倒是新鲜。开封有著名小吃叫“红薯泥”。红薯泥属豫菜系，为中州名菜，久负盛名，也是开封传统小吃之一。此菜品以红薯、白糖、山楂、玫瑰桂花、青红丝等为主料，再兑入花生油或香油烹饪而成。红薯泥营养丰富，味道甘甜，爽口开胃，色泽鲜艳，甜香可口；其特点为“不沾”，不沾盘、不沾筷、不沾嘴，被称为“三不沾菜”。

红薯泥最有名气的当属开封杞县的炒红薯泥。杞县远离黄泛区，坐拥良田沃土，自古就有“金杞县”之

说。悠悠几千年，杞县有仰望星空的忧天之人，更有善烹调五味的美食家。杞人能将再普通不过的红薯做出百般花样来，红薯泥即为一例。红薯泥制作讲究，需先把红薯煮熟，剥掉外皮，去其内丝，干净白布包裹轧压成泥；倒白糖入锅，化成糖浆，再兑入香油和泥不断搅拌，呈红柿泥状即可出锅。装盘时，分层放山楂丁、玫瑰片、青红丝、桂花糖。炒红薯泥为一优秀菜品，贵客临门，杞人多以此道风味菜待客。中原有史以来为天下粮仓，中原人智慧勤劳，善于粗粮细作。红薯泥即是粗粮细作、化平常为珍品之典型。

我居郑州时，隔段时间就要与家人到近若咫尺的开封饕餮当地小吃。开封不仅以七朝古都广为天下知，更以小吃著名。初遇红薯泥，是在开封“味府”。服务员上菜时嘱咐了一声，这菜热，慢点吃。小儿还是没有忍住一个“慢”字，伸手快速夹了一勺，急不可耐送入小嘴巴，一时眉眼挪移，又迅即吐出。原来红薯泥自身热量大，却又散热慢，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心急也吃不得红薯泥。

据说慈禧到开封，听闻杞县红薯泥好，吩咐开封府准备。为追正味，到杞县做好带回开封。红薯泥刚到，等得不耐烦的慈禧捉摸便食，立刻烫得两眼流泪。开封距杞县50公里，即使快马也要一个时辰跑单程。民间最喜附庸皇家事，此事真假倒不必追问，红薯泥热量大散热慢倒为真。

红薯泥香甜自不必说，口感软绵绵，有绸缎的锦瑟和润滑。红薯和糖油炒后呈现出温和的暗红色和水亮亮的光泽，给人愉悦的视觉感受。华丽如此，品之却并不失原味。不禁想起贾府的茄鲞来，“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贾府的茄子倒反生成了客。茄子最无原汁原味一说，跟什么在一起烹饪，就成了什么。红薯则不然，红薯个性顽强，如何烹制，多脱不了红薯原味。

红薯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物质生活不丰盛时，红薯是农村人的粗茶淡饭；如今红薯成为城市人满足维生素和矿物质需求的粗粮。红薯泥

因做法繁复、讲究，也只在讲究的地方出现得多，可谓是近在庙堂却远及民间了。

如今保鲜水平提高，新鲜红薯倒随处可见。红薯叶也另立家门，专门种植，为长衢里巷寻常之物，只红薯干难觅踪影。海南红薯和南瓜颇为著名，我居海南，对红薯成馋，每日至少一只。母亲来家小住，断然拒食红薯，说是年轻时细粮少，吃红薯吃伤了。似乎是那个贫穷年代的拒绝。我食红薯，脑海里闪现的是秋风紧、红花落、秋叶飘摇，田地遍野红薯叶葱茏一片，露水珠圆圆亮亮立于叶上。

那日三亚自驾游，归来路上，一老牛携三五小牛过马路，徐舒有致，缓缓而行。彼时夕阳斜照，万籁有声，一幅乡村暮归图扑面而来，顿时心辣眼辣，心头热涌，停车静候。路边一扇扇庄稼地，夕阳下团团霞光似雾非雾氤氲而起，一时竟若入了少时境，夕阳下，秋风里，红薯地，彩霞与虫鸣共生，记忆与乡韵齐来……禁不住得车来，路边嚎啕，涕泗横流。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H 诗路花语

蝉鸣

■ 吕清明

树影在阳光中茂盛生长
蝉鸣迎风盛开
让纷扰躁动安睡
它用执着的歌唱为夏日
播撒清凉

还有什么比歌唱
更能疗伤
苦夏是生命的出口
用微笑编织满树翠绿
扑闪透亮的羽翼
抖落土层里的灰尘
去拥抱灿烂阳光
换来一世逍遥

飞过凄风冷雨
顶着炎阳酷暑
蝉羽如花瓣与风共舞
即使黄雀虎视眈眈
它依然挟一架风琴
边走边唱

短暂的时光
忘却生命的阵痛
蝉，用嘹亮的鸣唱
诠解生命的达观与坚韧

涟漪

■ 羊白

涟漪是水国的使者
风一吹，鱼一动
她就把消息四处播撒
但不是聒噪着
涟漪，她是宁静的
宽大的袖子拂过水面
她的心事
也只说给温柔的事物
比如夕阳，比如柳树
比如顽童手里的石子
好奇地敲响秘密的钟
甚至水底的藕
也探出绿
和圆的耳朵
涟漪
是水的花朵

日月湾

■ 崔湘青

在日月湾
我没有寻找马
驮背上的日出
甚至没有朝拜妈祖
而是像盒载
无论载在哪儿
都拘囿于此

你摘下太多古月亮
讨一杯常温的青岛啤酒
乱涂一气的口红
活脱脱跳出红鲤鱼
将一小杯山东饮尽

H 辞赋采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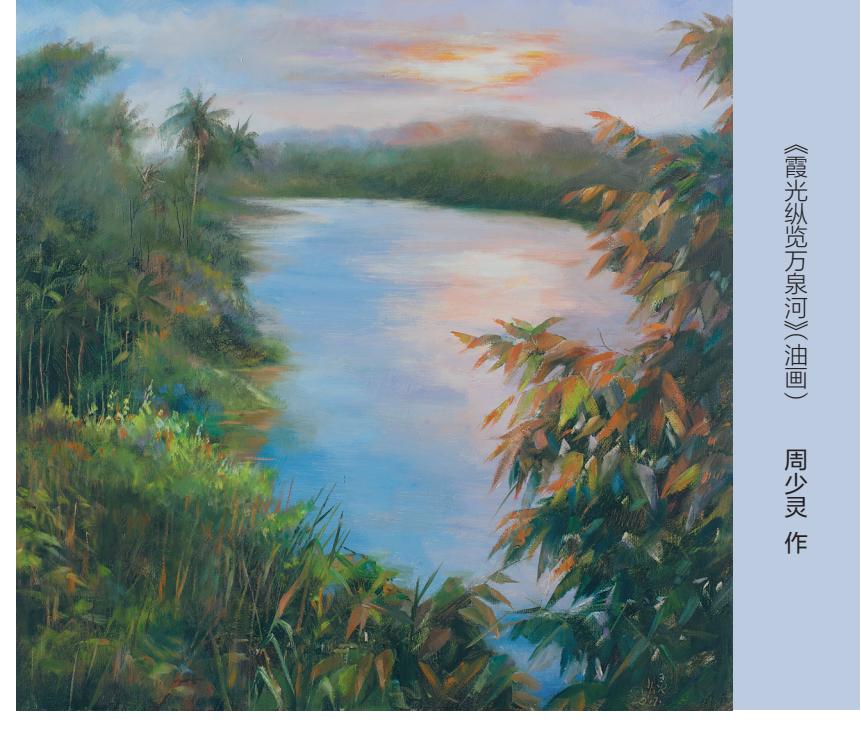
荷花赋

■ 翟培基

碧空如洗，白云飘飘，风和日丽，翠柳摇摇。
泛舟荷花荡，举目天高水阔，清波荡漾；花团簇簇，弥漫荷香；风过荷丛，千重莲障，好一派天国荷乡！
徜徉荷间，醉迷群芳。亭亭荷茎，凌波出浴，吐红摇翠，点破层层碧。雨洗荷叶，艳露晶莹，翻风舞影，抖落珍珠墜。琼茎嫩叶芙蓉花，出水娇荷映飞霞。红莲妩媚，白莲冷艳，天成丽质，奇卉竞芳。波光染彩映倩影，风姿绰绰显花魂。疑是凌波仙子下凡界，霓裳玉妆芬芳开，婀娜多姿舞瑶台。
览荷初绽，玉蕊吐芳，莲心舒卷，荷气馨香，招来蜂沾粉韵，彩蝶翩翩，蜻蜓点水，轻歌荷莲。置身荷间，观飞燕穿梭，野鸭掠波，鸳鸯戏水，鱼弄残荷；闻莲语声声，蝉鸣知知，群鸥噪噪，蛙吹如歌。更有轻舟载浅浪，采莲振楫捕鱼忙。风情万种，男女对唱《采莲曲》。渔歌互答，挚友摩肩乐何极。真乃一泓碧水，十里荷香，万物和谐，人间天堂！

夫荷花者，真善美之化身，和贵吉清之神韵，爱情、友谊之象征也。为政之德，当以荷花为镜，生于水而深其根，迎风雨而不折；苦其心而祛其疾，秉兼容而好合；出淤泥而不染，处浮华而自洁；以空心而自律，径通心之与民。斯此也，视民众之为本，修自身而冰清玉洁，则民众归心，天下始治矣！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H 家在海南

屯积海

■ 吴文生

在儋州，但凡提起屯积海，沿海一代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屯积”，这个名字的由来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据民间的传说，它是洗夫人当年奉旨来海南平定叛乱时临时设置的一个储备后勤物资的基地，后来村名也就因此叫“屯积”。人们管它面前的这片海域叫“屯积海”。

屯积海位于海南的西北部，距儋州市那大镇40公里，离光村镇政府所在地不到3公里。东与临高县的新盈港隔海相望，濒临北部湾，面积约10平方公里。涨潮的时候，1000吨位的大帆船沿深水港道驶进屯积海的东南面的潭渡口停靠，它的三面有村庄和红树林环抱，又是天然的避风港。退潮后，洁白细腻的沙滩仿佛一片平原，海滩下面有丰富的水产品，是渔民们耕海不辍的天然聚宝盆。屯积海和沙表头、简屋、英豪、沙井海一样，是上天洒在海南岛儋州西北部一串璀璨的明珠，是养育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的生命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南群众的出行和货物的流通极其不便，陆地的交通除了海口至县城，乡镇一级的交通基本上是不顺畅的。屯积海却成了那时最抢眼、最繁忙的海上运输重要港口。我母亲是公社供销社派驻潭渡口的收购员，我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到潭渡口玩耍，亲眼见证一艘艘大帆木船，将来自广东湛江、徐闻，广西北海、合浦的布匹、炮竹、水缸、瓦片、杉木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源源不断地运入屯积海，靠泊潭渡口的浅滩上，再由搬运工人把货物运到岸上，经我母亲签收后，由县社下达调拨单销往儋县乃至中西部的县城和乡镇。那个繁华的小港口，时常浮现在我的梦里，伴随着白头的妈妈的身影，仿佛不曾远去。

在屯积海东南面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的红树林，是当年屯积海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地人管红树林叫“站根”，民间有一句俚语“走不过站根，大不过命”，意思说，由于红树林的根系发达，树干挺拔、树枝茂密，外地人一进入红树林里，容易迷失方向。抗日战争时期，琼崖纵队儋县支队与日军在附近发

生遭遇战，由于敌众我寡，支队的战士们利用红树林的天然屏障，逃过了一劫。

我就读的小学离红树林不远，有一回，我和海边的同学们乘海水退潮，一起到红树林里捕捉螃蟹，一位有经验的同学带着我仔细地寻觅螃蟹藏身的洞口，忽然，他在一处黑色的新泥堆的洞口停下，他告诉我：藏在洞里的一定是一只肥硕带膏黄的螃蟹。听他这么一说，我鼓起勇气，把手伸进洞口深处，就在手接触到螃蟹的那一瞬间，拇指被螃蟹的爪子死死咬住不放，我忍住疼痛，用尽全身力气，硬是把它从洞口拽出，那位同学赶紧用双手控制它的两只爪子，然后用牙齿咬碎它的爪子，我的拇指松开后鲜血直流，那位同学又用那堆黑泥往我伤口一抹，血就这么神奇般地止了。尽管手指还疼痛，但第一次捕捉到这样大的螃蟹，心里高兴极了，付出的代价也感到很值得。

屯积海位于儋州市第二大河流榕桥江入海的交汇处，这里所生产的鱼虾贝蟹，不仅产量丰富，而且肉质上乘。每当海水退潮，屯积村的渔民立即扛着捞具，就在家门口不远处的浅海里撒网，再用一根竹棍在上游拍打水面，不一会儿，一群活蹦乱跳的海鲜就会收入囊中。白鸽螺、青螺、血螺、芭蕉螺、花螺、长角螺，是屯积海的一大特色，退潮后，头戴尖竹帽，身着五颜六色唐装的妇女，早早就在这海滩上“耙螺”（一种专用于挖螺的铁器，在沙滩上来回划动，接触螺时就会发出响声），那时的白鸽螺、黄鸽螺，足足有小孩一只巴掌那么大，吃下一个够半饱。我们这些小顽皮们，常常把捡来的白鸽螺和黄鸽螺的贝壳互相击打，看看谁的坚硬。和尚蟹（也叫走马灯蟹）也是屯积海的特有水产，这种蟹，体积小，不伤人，看起来又光又圆，因此，当地人管它叫和尚蟹。粮食紧张的年头，肚子都填不饱，吃菜成了奢侈品。为了谋生，父辈们常到屯积海捕捉和尚蟹。

时光流逝，如今的屯积海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已通了大桥，潭渡口早已“退休”。我每次站在它的跟前就感慨万分，仿佛看到梦中的潭渡口那些飘摇远去的绰绰帆影。

H 冷暖人间

背上的光阴

■ 婧婧妈

—

夏天的夜晚，在镇子露天影院看场电影，是除了过家家之外，最让孩子们兴奋的事。

宽敞的电影院，水泥砌的长条形凳子，像个巨大的游乐场。电影开场前，和她一样半大的孩子，在水泥长凳间快乐的跳来跳去，或者向大人讨个五分一毛钱，买点零食，大快朵颐。播放电影了，照例是看得半懂不懂，看到一半，就歪倒在母亲腿上，沉沉睡去。朦胧间，听到父亲轻声问：“她睡着了么？”母亲的回答也是轻轻的：“嗯，她困了。”电影的声音很吵，可在半梦半醒间，父母的声音她却听得分外真切。

电影散场，母亲把她背起，随着人群走出影院。在母亲摇晃的背上，她悠悠醒来。夏天晚上的风真凉爽呀，萤火虫无声无息，闪着绿色的萤光，像被风吹过来般，又随着风远去。父母不时说上几句话，有时是讨论电影的情节，有时是家长里短的闲聊。这些她都不感兴趣。她的耳朵、眼睛、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是灵敏的接收器，只收集夜晚的美妙。

她清晰地记得，这条路的左边是一大片空心菜田，现在青蛙们正在那里举行大合唱呢。她可以想象，夜风拂过菜叶，叶子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姿态摆动；菜田浅浅的水里，小鱼们一定睡了吧，毕竟那么晚了呢。接着传过来的是草丛中虫儿们的低吟，嘈嘈切切，不知疲倦。它们也是在玩过家家么？那些芒草真让人讨厌，每次走过，都会在裤脚留下许多扎人的种子。下次走过去小心一点，不然妈妈会知道她曾经过这里，回家又得挨上一顿唠叨。

她清晰地记得，这条路的左边是一大片空心菜田，现在青蛙们正在那里举行大合唱呢。她可以想象，夜风拂过菜叶，叶子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姿态摆动；菜田浅浅的水里，小鱼们一定睡了吧，毕竟那么晚了呢。接着传过来的是草丛中虫儿们的低吟，嘈嘈切切，不知疲倦。它们也是在玩过家家么？那些芒草真让人讨厌，每次走过，都会在裤脚留下许多扎人的种子。下次走过去小心一点，不然妈妈会知道她曾经过这里，回家又得挨上一顿唠叨。

母亲在水里摸了好久，没有找到那只失踪的鞋子。上岸来，母亲看了看她手里那一只鞋子，低下身子说：“来，我背你回去。”

她趴在母亲的背上，双手搂住母亲的脖子，侧头看着远处的天空。刚才还炫目的火红晚霞，已经在西边渐渐黯淡，傍晚的天空里，像藏着一只巨大的鸽子，天空就是鸽子张开的深深浅浅青灰色羽毛。而碧绿的稻田，清清的小河在她眼中，是一幅摇晃的风景。她忍不住喊了一声：“妈妈。”

“嗯”母亲的声音从胸腔传来，过了一会，她才说：“下个月开学，就让你去报名，都七岁了，还跟个野丫头似的。”

听到这句话，她一下子高兴起来，知道妈妈不会骂她了，于是乖巧地回答：“好。”

母亲的身上有烟火的气息，刚才她在家里煮饭呢。回去得帮母亲喂喂鸡，或者扫扫院子里的落叶，七岁了，该上学了呢。她似乎第一次知道，自己长大了，而家，就在不远的前方……

那时，她是一个顽皮的野